

新民市文化馆荣誉出品

契丹皇子



祝爱光 著



东北大学出版社
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

新民市文化馆荣誉出品

契丹皇子

祝爱光 著



东北林业出版社
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Press

© 祝爱光 201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契丹皇子 / 祝爱光著. — 沈阳 : 东北大学出版社,
2016.12

ISBN 978-7-5517-1498-3

I. ①契… II. ①祝 … III. ①契丹—民族历史—中国—辽代 IV. ①K28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15095 号

出 版 者: 东北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三号巷 11 号

邮编: 110819

电话: 024-83687331 (市场部) 83680267 (社务部)

传真: 024-83680180 (市场部) 83687332 (社务部)

网址: <http://www.neupress.com>

E-mail: neuph@neupress.com

印 刷 者: 沈阳中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发 行 者: 东北大学出版社

幅面尺寸: 170mm×240mm

印 张: 15.5

字 数: 288 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顾 问: 南朝明

组稿编辑: 石玉玲

责任编辑: 汪彤彤

封面设计: 潘正一

责任出版: 唐敏志

ISBN 978-7-5517-1498-3

定 价: 45.00 元

序 言

我与爱光老相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出于文化工作的需要，必须对当地的人文、历史、民风民俗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，所以经常拜访一些资深前辈。

爱光老是我市声望极高、底蕴深厚的文化老人之一。老人豁达开朗，爱好广泛，尤其对京剧、书画、文学最为痴迷，自称“三痴翁”。因经常向先生学习和请教，交流内容涉猎甚广，久之，我与先生成为忘年之交，先生的许多书画新作、新编京剧唱段、文学评论等，我就成为了第一个观者、听者、读者。

爱光老退休后，潜心创作，先后出版了《顺治与康熙》和《潢南旧事》，影响非凡。《契丹皇子》是爱光老生前的又一力作，这部作品，先生以史料为基础，以厚重的知识积累和古香古色的文学技巧，再现了契丹皇朝的兴衰，画面感极强，仿佛使读者穿越到了那个年代……。

公元907—1125年，契丹人从遥辇氏部落联盟发展成为后来雄踞北方的大辽王朝，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族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的封建王朝。

公元916年，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，建立契丹国，公元947年改国号为辽。东部延伸至海，南部跨越长城，北部濒及大漠，西部触之流沙。国强民盛，显露一时之威。契丹王国历经九代帝王，历时二百余年，后被金所灭，走完了它的全部兴衰历程，终究沉寂于世。

然而契丹族曾经的辉煌给后世留下了无数传奇的故事，征战沙场，扩展疆土，皇权争斗，无不令人惊心动魄。本书以契丹皇子的命运为主线，向我们展开了一幅契丹王国的画卷，讲述了一段沉睡的历史，揭开了一个消失王朝的面纱。

耶律倍，耶律阿保机的长子，自幼聪敏好学，外宽内挚，深得耶律阿保机的喜爱与器重，公元916年被立为皇太子。他通阴阳，知音律，精医药，

工辽、汉文章。他让位于弟反见疑，被迫出走中原，终客死异乡。多年后，他的长子夺回皇位，封他为了让国皇帝。

耶律德光，他精于骑射，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。他代兄承嗣，率军南侵，取幽云十六州。他灭后晋，称帝中原，改国号为辽。他率军北归，病死途中。多年后，他的长子借镇压叛乱，夺回帝位。

两代契丹皇子掀起历史的巨浪，两条血脉在皇权更迭中交替。

在那个战乱不休、朝代频更的时代，契丹皇子们究竟演绎了怎样的故事？当年颇受器重的皇太子为何让国，又为何投奔后唐？述律后断腕为哪般？契丹皇子的政见分歧在哪里？耶律德光如何统兵入关占领中原，结局如何？本书中都作了详尽的叙述。

读此书，不仅能跟着祝老先生缕清历史的脉络，更能深刻地体会到那个时代的背景，皇家的野心、谋略与争斗，突出讲述了契丹皇子耶律倍坎坷、传奇的一生。作者文笔精湛，细腻地展现了每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，剖析了人物的内心世界，文字的巧妙运用使读者感同身受。另外，本书对场景的描述也是细致入微、不惜笔墨、栩栩如生。透过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契丹皇子的人生，看到皇权贵族的争斗，看到历史的沧海桑田。

本书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制度、文化、艺术、宗教、外交活动以及朝代的变迁，极具历史研究价值和学术价值，实在值得一读。

宋长新

2017年春

目录

001 / 第一篇 契丹主阿保机灭渤海 耶律倍为东丹王

(公元九一六年—公元九二六年)

044 / 第二篇 耶律倍让国 耶律德光继位执政

(公元九二六年—公元九三〇年)

084 / 第三篇 耶律倍出走后唐 战事起遇害洛阳

(公元九三〇年—公元九四二年)

168 / 第四篇 耶律德光南征兵败

(公元九四二年—公元九四七年)

208 / 第五篇 第二代契丹皇子夺位理朝政

(公元九四七年—公元九五一年)

239 / 附 录

第一篇 契丹主阿保机灭渤海 耶律倍为东丹王

(公元九一六年—公元九二六年)

黄巢领导的一场农民战争加速了唐王朝的最后崩溃，历史进入了五代分裂时期，战乱频繁使人民的灾难加剧。公元九〇八年，晋主李存勖发兵与后梁大战。就在中原混乱之际，北方兴起了少数民族契丹人建立的政权——辽。辽主耶律阿保机取代世袭遥辇（各部族联盟首领），开始强势外侵。九一六年八月，南侵朔州，乘胜而东，侵掠蔚、新、武、妫、儒五州。自代北至河曲，越阴山，都为契丹所有。九二一年，阿保机入居庸关，分兵侵略檀、顺、安远、三河、良乡、望都、满城、遂城十余城。抢夺人口是这些军事行动的目的之一，契丹兵押解着大批汉人北迁，去充实他们新建立的国家。

佛门弟子寂了是位旅行僧，旅行是他的涅槃。他北上契丹，自比作当年的鉴真东渡，欲借佛法弘扬中原文化，采集异方风土习俗，撰写成书。他尾随着北迁的人流，深入塞北，由辽中京东指锦州向沈州前进。他不到三十岁，精力旺盛。麻衣草履，手持铜钵，沿辽西走廊北上。马蹄声、特殊移民群的呻吟声、抱怨声构成万籁主调。和尚身份给他带来了得天独厚的安全，他在人流之外，瘞旅、招魂，这就掩护了自己，得以安全向北。渐渐地战乱的气氛与痕迹都减少了，可大地越来越原始、荒凉了。数量众多的蚊蚋困扰着他，在他身边升腾、回旋、俯冲、迂回。晚上萤火虫摇曳着万道光的流苏，露水湿透了衲衣。狼在火堆四周悲嗥。他的眼变得枯涸了，两耳隆隆作响，不断乞求佛祖保佑。他向远处燃烧牛粪冒出缕缕轻烟的毡房走去，寻找布施。他的身体随着饥饿多次剧烈地跳动。曾几次像一座危墙一般将要倒塌下来。风物异俗是一尊真正的佛，不断地用手拉他，于是他心中这座墙又被支撑了起来。

001

第一篇 契丹主阿保机灭渤海 耶律倍为东丹王

毡房外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汉，身着契丹装，却不是髡头的契丹人。老汉悠闲地席草而坐，左臂下鹿皮护肘上落着一只海东青（一种猎鹰），海东青滚动着眼睛代他瞭望。见了寂了，这只猛禽振动一下翅膀，老汉闻惊缓缓地睁开了眼，说道：“原来是个南边的和尚。”

寂了打量老汉：头发像蕨类的根须，散落在宽大的脑袋上，肤色黧黑。唇长得不薄不厚，那眼与人一交锋，便露出了锐利的光。

他向寂了说道：“自己怀善但不可轻信别人也善，这样的年月我对和尚也不轻信，你还是走开吧！”

“不错，有个狼披羊皮的故事人人会讲。”

“是的，那故事寓意颇深，强盗不会顾虑玷污袈裟。”老汉绷紧了脸，冷漠而寡情。突然响起了飞鸟掠空而过的声音，老汉的眼变得异常凶残，一扬臂，海东青振翼而起，直凌高空。老汉转而笑道：“和尚，你带来了好运气，那就坐下吧！”

寂了道：“你说什么，我带来了杀机，阿弥陀佛，罪过啊，罪过。”

老汉大笑：“少来这一套，我不买你的账。如今乱世，民不聊生，人吃人已经不稀奇了，你却在可怜鸟兽。没有它你就饿死了，那么是死呢，还是吃呢？”

海东青俯冲了下来，喙中衔着它猎得的一只飞龙（一种鸟）。老汉道：“你是分一半，还是去外面啃草根，由你自己选择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！”

“这话当什么讲，你是想饿死还是从我。我的慷慨好客是一时的，我一后悔你就吃不着了。”

寂了左顾右盼：“这里的人家怎么这么少？”

“你想到别处去？告诉你，近处没有人家，有人家也没有粮食，只有肉，你走吧！”

“不！遇见了你这样风趣的高人我怎能走呢？”

“这是你给自己台阶下罢了，那就既来之则安之吧。”老汉用手整理下身边的草示意寂了坐下，“这是契丹，地广人稀，天皇帝算斡鲁朵（心腹营）扩充侍卫亲军，提辖司把小伙子都征走了，在草原上游荡的猎手也看不见了。”

远处传来一阵骚动，雷霆般的喊声由远而近，寂了道：“你说嘴打嘴了，你听，游猎的人在喊。”

“游猎，不错，这可不是一般人在游猎，那边有他们留下的几匹闲马，你去看看就明白了。等你回来这肉就熟了，省得在这里等着垂涎！”

几匹马在柳树上拴着，听了喊声，踏草嘶鸣，寂了一靠近，马又安静了

下来。这些马有乌驹、赤兔、黄骠，个个英俊。寂了不禁赞叹道：“多么好的天驹，真是潢河（西拉木伦河）、土河（老哈河）精灵的化身！”他细打量，只见银质鎏金鞍桥上镶着双龙戏珠纹，金辔银镶精毡的障泥上蒙着平金丝织锦，鞍子侧悬着绿釉长颈凤首瓶，下边是镂空的铜镫。他信口赞道：“名矢出肃慎，鞍出奚契丹。真是耳闻不如眼见啊！”他情不自禁地拍打马背，眼直而颈僵。一阵马蹄声使他由痴迷中醒来，转身一看，发现已被一群契丹骑兵包围了。

“盗马贼，抓住他！”骑兵们在大声说着什么，寂了只听明白了这一句汉话。寂了一阵紧张，心恨老汉，嘴巴咬成一条缝。对面马上坐着的粗眉大目、眼鼓得像蛙、额侧两束“不狼顾”（发辫式）的骑兵们正瞪着他。寂了想自辩清白，刚理顺神经还没开口，便有声音从背后传来：“和尚要干什么？”

寂了急忙转身，见白马上坐着个年轻人，文质彬彬，像是这群人的首领。寂了的心境平复了下来，紧绷着的身体也放松了，两手一合十，说道：“我被鞍子雕饰的工细、精巧吸引了。”

马上少年道：“在这样的地方，寻找这样的情趣，真是蹊跷而又令人费解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！”寂了一合十，“是出家人太迂了。”那一群武士看了，哄笑起来，有的摘了铁盔，露出了秃头，用马鞭子敲打着头盔。少年一扬手，声音停了下来：“大和尚从南朝来吗？”

“南朝？何谓南朝？自唐室灭亡，南边早已没有正宗香主，朝存夕灭，年年争杀。”

“那么中州逐鹿，鹿死谁手呢？”少年继续问道。

寂了突然警惕了起来，他一个远来的和尚，不该谈论国家的动荡和局势，于是答道：“鹿不是死于你手了吗？在你身后的马背上。”

“和尚可够狡黠的。”马上少年一阵爽朗的笑，“我不信你听不懂我的话，你该是个老实和尚，在这里才站得住脚。南边藩镇相倾，究竟鹿死谁手？”

少年两眼直逼着寂了和尚，看寂了不答，又问道：“是朱全忠吗？”

“怎会是追随黄巢不终，弑君杀父霸嫂的朱温呢？”

“那么就是李克用之子了？”

“那一群是射雕的高手，不是治国的圣贤。”

“好一个有见解的和尚。”少年感到话很投机，又问道：“大和尚以为我天皇帝如何？”他问的是耶律阿保机。

寂了答道：“立国各有疆，何必中原问鼎呢？”

“你不赞成?”少年话语中带着一丝愠怒。

“是佛不赞成，佛不愿看人间流血。”

“我天皇帝有兴趣南征。”少年叹息了一声，流露出了心情上的挹郁，自语道，“安危存于自处，不困在于早预。舍己之富饶，取他人之国，非为上策。”

“是的，专己者孤，拒谏者塞。听说天皇帝是天颖地惠之主，必听得进忠臣良谏。”

“但愿如此，你是个智僧，跟我走吧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，这是哪里的缘分，好无来由。”寂了答道。

这时方才的老汉手提飞龙肉，走了过来，连说道：“好香，好香！”

少年道：“寺公，你在说什么，两个好香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同明相照，这个人跟我走是再好不过的了。”

“殿下，你太心急了。这个和尚是我的客人，我得招待他。你能否等候片刻？”

少年道：“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我在望海堂上恭候。”说完他一打马，领着那群武士飞奔而去了。

寂了问道：“你叫他殿下，难道他……”

“契丹皇子耶律倍！听说过吗？”老汉笑着回答他。

契丹皇太子耶律倍在医巫闾山绝顶筑室三楹，额题“望海”，人称“望海堂”。望海堂规模宏大，地势险要，只有羊肠小道可通。四周峰顶建有瞭望台，保护着望海堂。站在望海堂上，居高临下，四望群山，千峰万壑，尽在脚下，云动成海，峰峦错落，忽隐忽现。

寂了随老汉回了毡房。论起这皇太子来，老汉道：“太子耶律倍他名图欲，是天皇帝耶律阿保机的长子，聪明好学，外宽内挚。通阴阳，知音律，精医药、砭焮之术，工辽汉文章，善画人物，有不少手迹在中原流传。”

寂了道：“他为什么突然问我鹿死谁手呢？”

“在契丹人眼里，和尚与知识和智慧都连在一起，太子相信你是个高僧，所以愿意结交你。”

“这么说是我多心了。”

夕阳西沉，闾山中散发出原始的神秘。老汉指着山说道：“传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两次东巡，游览了不少名山大川。他听说这闾山形秀山奇，风景优美，很想看看，但因远在幽州，道路难行，他到了碣石就再不向前走了。他命方士赶闾山入海，方士用鞭子赶了三天，山纹丝未动，如今这里留着这传说。”

“秦始皇不会那么蠢，编这个故事是说明独夫都偏好一意孤行。”寂了应道。

“高明，见解高明。你陪我聊上一宿吧？”

“你留我住下吗？”

“能叫你喂狼吗，狼群中一个佛教徒也没有。”

简陋的毡房空荡荡的。海东青自踞一隅，灯影阑珊，老汉用两根斑驳的手指不断地挑动兽油灯的灯芯。灯一会儿亮一会儿暗，他不断地介绍这块地方：“……《尔雅·释地》上说，‘北方之美者，有医巫闾之珣玕琪焉’。全国名山为五岳五镇，这里便是五镇之一的北镇……夏天不必说，秋天，黄花红叶，梨果飘香，枫林白桦，色彩万千。”他又伸手去挑动昏昏欲灭的灯，夜也因这灯的明灭幻出景物的色彩万千。医巫闾山脉绵绵不断地延伸开来，夜空奥妙莫测，多么神秘。这里的土壤肥得出油，繁茂的草木可以为证。到处是葳蕤的树，人烟稀少。突然有电光和霹雳在漆黑而阴沉的夜中向脆弱的人间生灵示威。“得亏遇见了老汉，不然像亡群的野兽一样，找不到安全的栖身之所可怎么办呢？”寂了不知这老汉是经常少眠，还是今天有人陪着失却了孤独而兴奋了。他是那样的健谈，讲契丹人选举时拜日、丧葬时拜火；又讲佛教传入，和尚代替了巫师，修寺院、建佛塔向文明起步了。“父母死后三年收尸骨焚烧，并祝告说，射猎时保佑多猎得野猪和鹿。”灯照着老汉深情的脸，寂了感到了旅行的幸福，心中思忖：“这是位多么好的向导，他会讲出一部契丹风俗史。”

一阵狼嗥声，怨诉般的低沉，由低到高——其实是由远到近，声音沁人骨髓。一只狼影由毡房前掠过，后面又坐下了一只，向山屋凝视，双眼像两盏灯，竖着耳朵，夹着尾巴，警惕地向毡房走来。下垂的乳头肥胖而松弛地摇着，老汉挑亮了灯，敲打破锅，狼从容地耷拉着贪婪的长舌走掉了，其间还缓缓地回头张望，毫不惊慌。老汉道：“是富饶的土地上有许多鼠、兔才养肥了狼。听说长城那边，人易子而食，无怪有人向北逃，这里既荒凉又富有，人们北来可以只受荒凉之苦，也算两害取轻吧！”

两个人睡得晚，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。寂了到房前小溪汲了水，洗把脸，说道：“昨夜长谈，受益匪浅，契丹风物我要一一记下来。”

“你原来是个野心家！”老汉笑道。

“怎么说呢，”寂了给老汉端过了洗脸盆，“人生有立言、立行、立德，立言为首。洗洗脸，眼会更明白的。古有西去的张骞、东去的徐福，又出了个北来的和尚。”老汉边擦脸边说，“洗过了，眼亮了。张骞是奉天子圣命出使的，徐福是个骗子，行骗是为了出海，也是借皇上的力量的，那么你呢？”

“我？你怀疑我了，玄奘西去可不是受人支持的。”寂了辩解。

老汉自倒了洗脸水，也抛却了心里的疑虑。海东青飞走多时了，这时俯冲下来，飞进毡房，立在木桩子上，用喙清理着褐色的羽毛，琥珀色的眼睛放着神采。老汉看着这鹰，从趾上拿下一个物件来，看了看，说道：“太子派人来请你了。”

“我不会去的。”

“不，这话口是心非！”老汉仿佛看穿了寂了的心思。

“你怎会知道？”

“一夜长谈，我知道你爱上了这块土地，而这块土地上的希望就是山上的耶律倍。”老汉很激动，他对耶律倍十分景仰。他出了毡房，向着高山上的望海堂，像是瞻仰又像是膜拜，口里唱着歌，在朝日下踱来踱去。寂了心想，这是位隐士，可他究竟是谁？他搜索毡房，发现在一角有个木盒子，好奇地走了过去。盒子没上锁，寂了心想：“窃看不是罪过，是为了弄清他是什么人，解开谜！”他把盒子打开了，一箱子诗稿，看上几篇再说：

“黍稷馨香栖畎亩，老母自供山果醋。”

好漂亮的田园诗，上题《醉义歌》：

晓来雨霁日苍凉，枕帟摇曳西风香。

困眠未足正展转，儿童来报今重阳。

全诗共百余句，乐府风格，款识上写着“寺公大师”四个字。是的，昨天那皇子曾这样称呼过他。还有“病窜”“斥逐”“与南村农夫饮叙”等字眼。寂了明白了，这是个失意文人，流寓乡野，以豁达掩盖着内心的愤懑，把希望寄托在契丹皇储身上了。

寺公由外边走了回来，寂了手忙脚乱地不知所措，略显尴尬。寺公道：“是我有意纵你为贼的，你清楚了比不清楚为好。”

“你在为契丹效劳。”

寺公摇头：“不，不是契丹，是契丹皇太子。”

“这话……”寂了不知该如何作答。

“天皇帝耶律阿保机是野心家，而皇储耶律倍不是，他是契丹的希望，也是中原人的希望。明白吗，志同者可共谋，你可不要想到利诱、收买一类的字眼上去。”

“你寄希望于契丹皇太子，等待时间改换契丹人的命运？”

“有什么不好？”寺公答得肯定，脸上挂着渴望。

“我一路上看见了许多颠沛流离，毕竟是浮光掠影、马上观花。真正的契丹到底是什么样？”

“你出的题目太大了。要了解契丹是需要时间的，不过你可以一出戏一出戏地看。你看，来了来了。”

在矮山的灌木林侧有一条似道非道、由足迹踩出的模糊小径，小径一端出现了人影，前面赶着羊群。寺公道：“你看，那种人是奴隶，契丹人跟他们叫‘生口。’”说着，又出现了一个骑马的人追了上来，用鞭子抽打生口，于是生口更加卖力地赶羊。寺公道：“你如何看待这情景呢？”

“一早起来就开始受难了，阿弥陀佛！”寂了不忍直视，闭目合十。

“有什么用，还是我来做一次救世的菩萨吧！”寺公说完，一挥手，海东青振翼而飞，像放出的一支箭，疾速地振翅俯冲，矫健敏捷，以喙去叨那持鞭子的牧主的头。牧主忙用鞭子对付这鹰，抽打了几个空，气馁了，带着伤打马而去。寺公一阵大笑，说道：“这地方的主人叫投下堡主人，放牧的‘生口’都是由南边掳来的百姓。你看，高山来了。”

“谁是高山？”寂了有些疑惑。

“放羊的生口，是个读书人。”

“你该救他出来的。”

“别慌，你对他感兴趣，就正好聊聊。”

高山摇着鞭子走了过来，他身材矫健，脸色红黑，眼光闪闪，神采奕奕，髡了契丹头，拿着赶羊的鞭子，笑嘻嘻地道：“乌虚老爷一直说这里有神鹰，今天领教了鹰爪的厉害。”

寺公道：“来见过和尚吧！这位是寂了大师。”

“你好，你是从中原来的吧，中原怎么样了？”高山很想知道中原的情况。

“李存勖日与伶人为伍，众叛亲离。”寂了答道。

“看来天下还要动乱下去不止了。”高山摇头叹了口气。

寺公道：“谁来用羊皮赎回百里奚呢？”

高山道：“你就可以救我，可是你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你要暂时忍耐，你需要在‘生口’中间呆一段时间，这我早就说过了。”寺公悄声道。

寂了道：“他呆在哪里？”

“是萧氏后族的一个名叫乌虚的大人的领地。”

这时，一匹快马到了寺公的毡房，一勒缰站下了。寺公见了，说道：“和尚，太子殿下第一武士罕只奉命来请你了！”

罕只行了个契丹礼，道：“太子殿下要在高山上建立庙宇，想听听高僧的见解。”

寺公赞叹：“多么名正言顺，恭敬莫如从命。”

寂了婉拒道：“我不懂营造之学。”

罕只道：“大和尚千万别推辞，你不来我就要受过了。我多带了一匹马

来，如要不便我回去换肩舆（即轿子）侍候！”

“好吧！拉马过来！”寂了操起了钵杖，接过了马鞭子，刚要走，寺公喊了一声：“回来！岂有空手晋谒之理！”

“那怎么办？贫僧舍钵杖身无长物。”

“我来安排，我有几棵人参，你带去也有些面子。”说着寺公拿出一只人参来，用手一晃，说道：“还有两只，我一并取出包好。”说完进了毡房。一会儿把包好的包交给寂了，笑道：“这是钓鱼之饵！”

“你在说我吗？”寂了警觉。

“不，是说我自己，日后想沾你的光。”

“寺公，此话言不由衷吧！贫僧暂时告辞了。”寂了和罕只上马走了，寺公拉着高山道：“进屋吧，有很长的话要向你说明，我们又多了一个人。”

紫红色的朝霞继续向无际的草原投射光芒，金黄色改变了草野的荒凉情调，两匹马风驰电掣地奔向闾山，和尚的骑术赶得上契丹的武士，罕只惊奇不解，他得意于没费多少事就请来了客人，因而没有十分在意。

太子穿着契丹人的常服——绿花窄袍，在望海堂前迎客。他笑道：“按照中原古老的规矩，我该拿把扫帚倒着走，来欢迎你对吗？”朝霞映红了他的脸，整齐的牙齿衬着粉红的唇，没有须，眼眉有些栗色，瞳不纯黑，流动着智慧。笑声里带些凄凉，像人们心里构思出的美男子潘安，形象像是中原的文人骚客，你观察得仔细才能发现他的额角与鼻子上隐藏着契丹人的特征。为了迎接贵客，太子带着五大部曲，都站在了望海堂前。第一武士罕只，是下山的那个，额阔顶平，面如冠玉，唇若涂丹，颊下疏须，眼光冷峻；第二武士穆葛，面色鹅黄，体态匀称，手如鹰爪，眼若寒星；第三武士撒罗，胸宽须曲，浓眉大目，身如熊黑，声若洪钟，充满威严与压迫感；第四武士易密，栗眉紫脸，眼小而锐，容颜丰腴，脖子不长，是个纯种的“生契丹”；第五武士盖礼，头瘦肩削，唇皮枯僵，小髭上指，像是棵瘦骨嶙峋的古松，他蹀跳如蚤，攀岩如猿，身轻如燕，每每别有用场。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按契丹人风俗各各都髡了头——将头顶部分的头发全部剃光，只在两鬓或前额部分留少量头发作为装饰。寂了对这些人合十作礼，随太子进了望海堂。

大书斋图书满壁，满架牙笺。几上笔墨纵横，龙鱼形青瓷水盂前偃卷着一张新画。再看另一壁，上挂瑶琴下有棋几，几端宝鼎之中沉烟馥郁。墙角处放几只绿釉长颈凤首瓶，络以丝纆，旁陈大弓，像是狩猎归来临时放置。碧纱橱里床衾朴素，罗、绮、縠、缎，颜色不奇。寂了窥了全屋，心想这哪是契丹皇子，分明是异居的高士。他想起了三棵人参，提上前合十，说道：

“不成敬意!”将寺公包好的献礼两手献上。

“太好了!”太子好像知道里边装着什么,急忙地打开礼物。包一打开,寂了尴尬了,哪是什么人参,竟是三个形态古怪的树根。“可恶的寺公,叫我出丑!”寂了的脸立刻涨红了,暗窥太子,太子很激动的样子,两眼直直地盯着那树根。不解之际,听太子突然笑出声说道:“妙极了,和尚你送礼也懂得投人所好,定然是多嘴的寺公说的了。你看,这是一条起飞的龙,这是欲奔的骏马,这是踞树要振翼的苍鹰,用刀子一修,形象就显明了,和尚你也有些慧眼!”

小奚奴送上了香茶,寂了呷了一口,甚觉爽口,只听太子开始自白:“我契丹人属东胡鲜卑的一支,原先本与宇文、章莫奚两个部落一起游牧,东晋康帝建元二年,前燕主慕容皝进攻宇文逸豆归时,我契丹也被同时击溃,遂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,自号‘契丹’。契丹游牧于潢水、土河一带,最初只是青牛、白马两个部落,后来子孙繁衍,族众兴盛,遂发展为八个氏族。”他的话停下了,举杯劝茶。寂了道:“殿下喜好丹青,从这屋子里看得出来。”

太子道:“不错!”他展开了几上的画,说道:“这是昨天射猎后起的一张白描草稿,起名叫《猎骑图》怎么样?”

寂了道:“殿下画出了狩猎的真实情景,送到中原去,中原人会明白契丹人如何打猎、生活,留给后人就价值连城了。”

太子追问:“这是文献和历史价值,笔墨艺术上呢?”

“吴道子挥丝豪放,阎立本写人栩栩如生,他们的风格殿下无疑都追求过!”寂了由衷称赞。

“是的,不过我只看过吴道子的摹本,他的画多在寺庙的墙壁上,我没有离开过契丹,无缘得见,甚是遗憾!”

“会有机会见到的,只要不打仗,就行了。”寂了听出了太子弦外之音。

“和平是南北共同的事,是佛的主张。画上的和尚是我,在面向死鹿祈祷,这是昨天见了我产生的联想吗?这行猎的人乐杀,和尚乐悼,两种心境截然不同,这画是为了揭示这样的主题吗?”寂了一边分析一边说。

“高僧果然有见识,把画看穿了,不过真正的深意你不懂。”

“殿下能讲出来吗?”寂了十分急切地追问,想从太子口中获得答案。

说到这里,太子犹豫了起来:“这个……”

“有难言之苦吗?”

“说说也好,这画里的和尚是你,得鹿的是我,可在另一张大图画里,为鹿哀祷的和尚是我,得鹿的不是我,这话你明白吗?”太子说完,他的手颤抖了,他不愿叫寂了看出来,因而两只手交互扭缠着,一会儿两只手交互

掰动屈指，发出骨节脆响声。

寂了专注于这位契丹皇子，从他的心灵中挖出了他的惶悚、孤独、失意，望着他的发呆、板滞，寂了投石问路：“太子的话我听得懂，可是又难以具体弄明白。谁是得鹿的人呢？太子为鹿祷告些什么呢？”

太子坦然道：“契丹是个新兴的民族，这个民族正站在分岔口上。它是向文明前进，还是继续以打击、分化、掠夺、剿杀等野蛮的手段去破坏别的国家？破坏别人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我怎能不哀愁契丹人为破坏别人而流血丧生。”

“殿下悲天悯人，理当争取把契丹引向和平。”

“有一天，我可能是契丹的英雄，但是要做不了我自己心目中的英雄，在他人眼里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叛逆。”太子慨叹。

寂了道：“殿下所虑极是，苟慎其道，天下可有，理当战战栗栗，日慎一日。”

太子叹息：“你是汉人，我是契丹人，善者以心同。‘闻道黄龙戍，频年不解兵。’‘九月寒砧摧木叶，十年征戍忆辽阳。’这是南边人向北侵留下的自白。‘孟冬十郡良家子，血作陈陶泽中水。’这是北人对南人屠杀的惨象，都是历史的教训。”

寂了道：“万里无人收白骨，家家城下招魂葬。这是南北共同的悲剧。”

“几时拓土成王道，从古穷兵是祸胎。大和尚，你有佛的善念，你能帮我吗？”太子的话里带着诚恳，语意亲切、声音凄然。

“我能做什么呢？人作殊方语……”

看到寂了犹豫，太子提出了邀请：“莺为旧国声，你是佛国使臣，你住下来，抄写《大藏经》《金刚经》，我找人帮你译成契丹文。”

“殿下对佛有兴趣？佛祖释迦牟尼的出身就是王子。当时天竺相互杀伐，王子出家在外苦行六年，毫无所得，于是在菩提树下独坐冥想，经过若干昼夜，方得正道。佛即是悟，悟了人生的究竟。没有悟就没有佛。”

“说下去！我听到了空谷足音。”寂了所讲引起了太子的兴趣。

“佛有极大的威力，大到无比。他行则金莲捧足，坐则宝座承躯，出则帝释居前，人则梵王在后。左有密迹（大力士），右有金刚，声闻菩萨充侍臣，八部万神任翊卫，讲涅槃则地震动，说般若（经名）则天雨花。”

“有人亲眼见过这种场面吗？”

“重要的是这故事讲清一项道理。”

“什么道理？”

“权威生于实力，掌握实力是为了宣扬自己的主张，佛给人这样的启发，已经够了。”

“大和尚如此谈经论道，可算是哪一宗呢？”

“问得好，我知道你非问不可。我不是三论宗，也没有净土宗的快速成佛法，也不是守佛如缚的律宗。我同意玄奘讲的万法唯识、心外无法的说法。我自以为是‘唯识宗’。”

“好一个唯识大士，道比天高。”太子猛地坐在一张宽大的铺着豹皮的椅子上，倒吸了一口气，沉静了下来。寂了的话在他头脑里徘徊，像春风在拂弄着他的潜意识，又像是激荡的浪拍打着他的想象，又仿佛是无数的针刺着他的柔肠。他在想：我的五大部曲得了我的密迹、金刚吗？我讲涅槃能地动吗？我说般若天能雨花吗？把契丹人从马鞍子上拉下来，叫他们在故土改变自己的社会，他们能接受吗？太子自恨身躯不够高大，一阵内疚，内疚产生了不自宥的愠怒，满脸窘态，默默不语。寂了看出了他的矛盾心情，说道：“殿下，我是在天雨花呢，还是在撒蒺藜呢？”

太子嘘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我也需要蒺藜，就像千里马也需要鞭挞。轻死以行礼，谓之勇；诛暴不避强，谓之力。谁能果断，方无后艰，我要想法子强大起来。”

“殿下，正果在自修不在外得，禅宗以为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，所谓真佛就是心有所悟。佛在内心，不在心外。殿下悟到了路途的艰难曲折，就去自悟如何度过吧！”

寂了的这些话说得太子心里仿佛有股火辣辣的热气在盘旋着。他住在这望海堂里就像站在狭窄的危岩上的一块孤立的石头，时时拥抱着自己的愤恨。他冷峻地坐着。窸窣的草木声，黄褐色的晨光，凝血般的暮霭，日日夜夜增添着他的惆怅。今天这汉人和尚的一席话撬开了他的心门，戳中了他心底的秘密。看来该倾吐心中的不平静了。

太子强忍住内心的起伏，从容说道：“我不粗鲁，看起来像是长处，实际上则是短处。我很懦弱，我需要有人扶着，我需要佛，需要你的唯识论。我们出去走吧，好吗？”

寂了点了点头，随太子出了屋门，立刻有人抬过两架肩舆来。太子挥挥手，问寂了道：“你我一同走走，好吗？”

寂了应道：“是的，步行为好。”

武士撒罗跟了上来，太子又挥挥手，撒罗也停了下来，没有跟上。太子道：“没有尾巴走路最轻松。”他看了看寂了，说道：“拿着你的钵，与我到前面去共饮甘泉。”

泉水潺湲，夹着树上流莺的啁啾声，微风拂草，翠绿一片。太子道：“你看这里有两道泉，各饮一钵，明澈、清静，象征两个人。两人智如泉涌。在这里建起三层佛殿，东西修起配房和神堂，取名双泉寺，你住在寺